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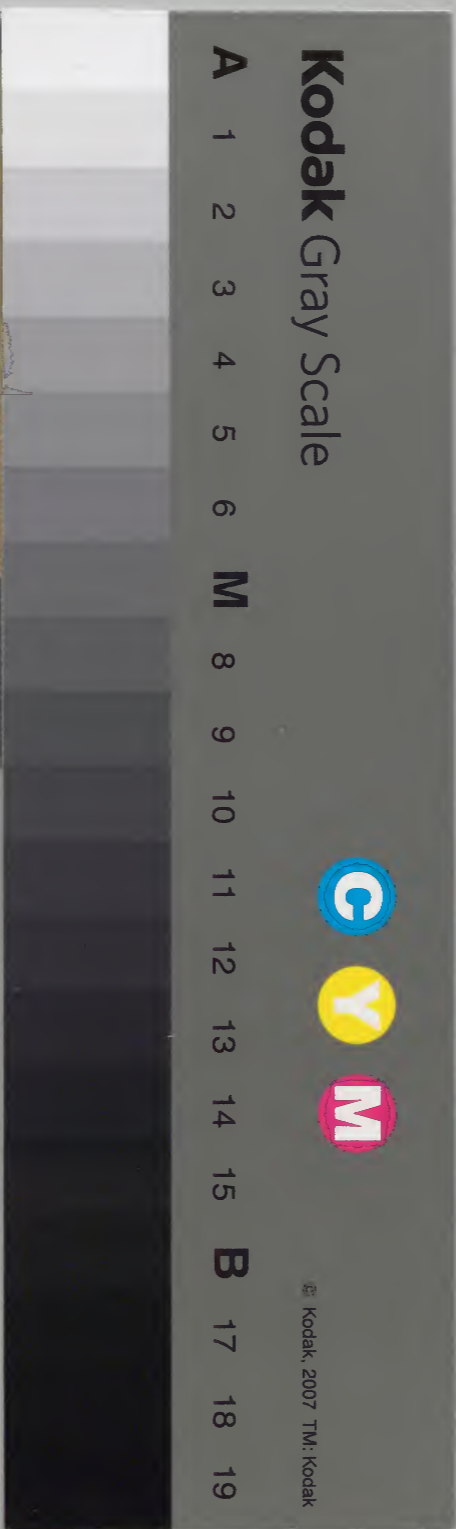
# 孫子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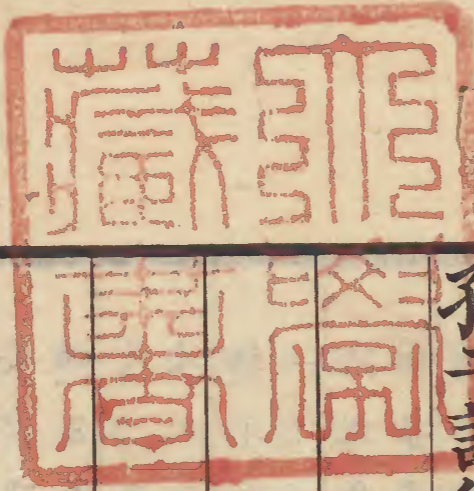
八

和書門類	一六七七九	二一六	一三
函號	二一六	三	一
架冊	三	一	一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一六七七九	一
函號	一六七七九	三	一
架冊	三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779
冊數	13 ( 8 )	
函號	191	292





孫子詳解八

出羽

伊藤馨子德氏 著

淺草文庫

田原藩

八木忠

同校

唐津藩

尾崎念子典 閱

九變第八

九者稱其多之辭不必限三々為九之數變者如上篇所謂治變之變因地與事人情有

所變易之謂也管子有九變篇雖其事異然其字義全相同房注云謂人之情變有九是也蓋古人用九字有數義一是三々為九之九此其常用不待證據一是甚高之辭如動於九天之上為山九仞之九是也甚亦稱九如九地九泉九重九臯之九是也一是只稱其多之辭如九夷九迴之九是也凡事物多者雖其數少於九稱之九多於九亦稱九耳少於九而稱之九者如公羊傳僖九年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孫子詳解八

是只言其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故趙鵬飛曰：會葵丘，惟六國會，鹹壯丘，皆七國會，淮八國會，猶漢紀謂叛者九起也。秦越人難經三十，七難謂七竅曰：九竅，是也。左傳定四年曰：五戰及郟，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卑，我以出。呂氏春秋首時篇曰：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據左傳，此九戰亦只謂五戰也。又多於九，而稱九者，如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是也。蓋齊桓公會合諸侯，兵車之會四，僖八年會于洮，又十三年會于鹹，又十五年會于牡丘，又十六年會于淮，是也。然此是兵車之會，則舍而不論衣裳之會，凡十一。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又十四年會于鄆，又十五年復會于鄆，又十六年會于幽，又十七年復會于幽，僖元年會于榿，又二年會于貫，又三年會于陽穀，又五年會于首止，又七年會于甯母，又九年會于葵丘，此是衣裳之會，凡十一也。先儒注論語，不知釋九字，苦其數之難叶。據左傳，僖二十五年及二十六年，有糾合字，讀九為糾，雖古者九糾互通，然論語九合字，似與一匡對言者，則其微未足為確也。九合但是為數々會合之義，奚足疑歟。晏子春秋問下，九合與一匡，三百乘與千乘為對言，其義可見。如管子九變篇，亦其變數有十，而稱九變，則其義相符。今舉其文數

之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是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是二變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是三變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是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是五變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是六變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是七變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是八變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是九變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是十變也。此是明明有十變而稱九變，則九字但是為眾多之義，尤為明了。古訓之奇，實非可以臆度求之者也。然唐房玄齡解管子不知釋九字，以十變強為九變，欲以叶其篇名，以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之第七變，並於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之第八變，合以為第七變，然考其文理，第三變以下，皆以不然則三字起句，為各變之表。今如房法則第七變獨不然則三字有二，殆失上下之文例。其妄可知。然則管子列十變而稱九變者，是古文一法。孫子九變，不但襲其名，其數亦倣此者也。地無舍，是一變也。衢地合交，是二變也。絕地無留，是三變也。圍地則謀，是四變也。死地則戰，是五變也。途有所不由，是六變也。軍有所不擊，是七變也。城有所不攻，是八變也。地有所不爭，是九變也。君命有

所不受，是十變也。此亦明列十變而稱九變，則其做管子無辨而可知。然直解等書唱錯誤之說，妄改大賢之書，以惑後世，淺學之徒，罪之大者也。凡作注解，欲以先覺之後覺，然而妄改聖賢之遺籍，反以惑後覺者，實學者之魁場也。可不惡乎？或問：余曰：圯地、衢地、死地、皆九地之目也。然此篇不舉散地、輕地、爭地、交地、重地，而獨舉此四者，以充九變之目者，何也？余對曰：散地、輕地、重地，固以情變為名，則不列之於九變，而其義可知也。如爭地，則由地有所不爭之變，須兼知之也。交地亦由衢地合交，而須類推之也。圯地、圍地、死地、絕地，則隔然殊別，無可類推，又非以情變為名者。故九地篇所言之中，特舉圯地、衢地、絕地、圍地、死地之五者，而明此亦關係於情變者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此三句與軍爭篇意義全

同。然而再言於此者，情變是不睦之始，乖離之本。圯地無故復舉此語，以示所以不可無治變之法者也。

舍。圯猶書堯典方命圯族之圯。孔傳及說文並云：圯，毀也。是也。凡九地之目，或有以人情為名者，或有以地形為

名者，或有以人事為名者，以人情為名者，如散地、輕地，是也。以地形為名者，如衢地、圍地，是也。以人事為名者，如爭地、圯地，是也。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此豈可為毀壞之地乎？如此之地，則進退艱難，而無所依，則軍事毀敗，難成。行陳故稱圯地也。如是者，無舍而宜速去耳。所謂圯地，則行此之謂也。若舍此，則人情苦艱難，必有變也。

衢地合交

爾足釋官曰：四達謂之衢，合結也。此合是不啻結

交，有固其交結之意，如易乾彖傳：保合大和之合，可見所謂衢地，吾將固其結，是也。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此是敵國之地，三面連屬，而可以通天下。故我先固其旁國，交結使之防其交接，不得至來，然後敵地可入也。若不固其交結，而我急至敵地，則或有受天下眾敵之患，故可合交也。若不然，則人情恐其有多敵，必有變也。先哲注：解衢地，皆為先至得其國助之意。大失絕地意義，蓋信稱孫子遺文者之妄故也。詳注九地篇。

無留

管子兵法篇曰：絕地不守，房注云：孤絕之地，是也。尉繚子曰：背水陣為絕地，與此自別。去國越境而師者，

資竭之，無由求得，故不可淹留也。若淹留此，則人情苦窮。

之必有圍地則謀齊無天下之規古人規謀互通用戰國策曰

變也齊者淮南子主術訓曰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論導高注

謀慮也後漢書凡謀皆作規書洪範曰聰作謀蔡傳云謀

明微也規訓畫見周語下篇常法漢書燕刺王且傳及陳

湯傳注畫者限止也猶論語今女畫是也孔注曰畫止也

法言學行篇是故思夫畫也注同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

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猶在圍中如此之

地則民心難定欲走者多故限止其衆示無所往以一其

心所謂圍地吾將塞其闕此之謂也若不然而人情生怯

懾必有變也先哲釋謀為策死地則戰能糧絕於中敵臨

謀之謀故意義屬鹵莽難從死地則戰能糧絕於中敵臨

於外無可要生處謂之死地其勢不可不疾戰所謂疾戰

則生不疾戰則亡者必如此之地則示之以不活而宜使

速決戰也若姑息猶豫則氣熾途有所不由廣韻曰途道

燔滅人情畏死亡必有變也途有所不由廣韻曰途道

路慮有危則人情疑有危必有變也軍有所不擊擊而如

若擊之則人情疑無益必有變也城有所不攻雖城小而

固難拔者不可攻也若攻之則人情疑其無用必有變也

則人情苦疲困必有變也地有所不爭得之不便於戰

者則不可爭也若爭之則人情疑其無用必有變也

有所不受見必勝知必敗則進退不必拘於君命若拘之

軍時雖平日亦如是故禮記表記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逆則臣有逆命是也

此段是說九變之治術而終軍爭治變之義者也蓋軍爭篇高陵勿向以下八句亦皆治變之事也然而九變不與之一聯說下而別篇終其義者猶周易以上爻終第五爻之義之例也康熙帝曰易中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者多如師之大君有命離之王

孫子詳解八

是非言上文之禍即終言五文厥學交如地地無舍者

春秋時天下有九塞殺其一也道路險阨秦三將襲鄭

秦師在殺晉先軫伐之秦師遂以敗三將皆所擒者是

圯地舍之之災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之有

陵焉其南陵夏后阜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遂東又三十三年傳曰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遂發命遠興

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地理通釋

曰呂氏春秋九塞殺其一也其道衢地合交者如鄭國

在兩峭之間秦師舍之大敗焉則三屬晉齊楚而可通於天下所謂衢地也欲伐其國

先合交於晉齊楚使防其交接然後伐之則無受眾敵

之患而師可勝也文十七年傳曰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居大國之間而

從於疆令豈其罪也居大國之間者言鄭居晉楚之間

也哀二十七年傳曰鄭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大

國指齊敝邑指鄭也據是鄭三絕地無留者齊桓公伐

屬晉齊楚可通於天下之國也山戎刺令支服流沙西吳如此四地即所謂絕地也此

宜速師而不可淹留者也國語齊語曰桓公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服

不沙西吳南城圍地則謀者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

之谷如靡角之谷即所謂圍地也故雍子發命於晉軍

曰師陳焚次而示無所往以一其心者即圍地則謀之

策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

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死地則戰者如平陰之役齊平陰

者。高山大澤險阻多矣且眾敵臨之所謂死地者也。如

此者宜速戰故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是欲速戰

之辭也齊侯禦之不能疾戰而遂脫歸師亦夜遁使諸

侯入平陰者是死地不戰之災也。會十八年傳曰冬十月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

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宜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

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弁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

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

夜遁途有所不由者如齊桓公伐楚歸時鄭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

間共其資糧屣履其可也是也邾人城翼歸時不用公

孫鉏言途由離姑遂遇推蹶之難者不知途有所不由

之災也。僖四年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

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

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

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

濤塗昭二十三年傳曰邾人城翼還時自離姑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軍有所不擊者如晉

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秦圍鄭之役秦伯先獨還子犯請擊之文公不可亦太

之桑隧之役晉趙同趙括欲擊楚師請於欒武子武子

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晉師伐鄭，次于陰口。鄭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守信曰：不可。遂不擊。是也。

僖三十年傳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風，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成六年傳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襄九年傳曰：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守信曰：不可。遂不擊也。城有所不攻者，如晉荀偃士匄。請攻偃陽，城小而固，勝之。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々



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  
 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  
 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地有  
 所不爭者如秦晉圍鄭々燭之武見秦伯曰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々之厚君之薄也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秦伯說與鄭人盟乃還是也吳王夫差將伐齊伍子胥  
 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也不聽  
 遂伐齊後為越所滅是知地有所不爭之災也秦晉圍鄭  
見傳三十年傳文前出哀十一年傳曰吳將伐齊越子  
 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  
 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汎矣使鑿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  
 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  
 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  
 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  
 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已乎三年其始弱矣盈  
 必毀天之道也君命有所不受者如乘丘之戰魯公子偃曰宋  
 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莊公弗許公子偃  
 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鄆陵  
 之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柏舉之役吳夫槩王請於闔  
 閭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克弗許夫槩  
 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以其屬先

擊子常之卒大敗之。子常奔鄭。此皆君命有所不受者

也。莊十年傳曰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駑門

竊出蒙阜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成十六年傳曰癸巳潘炘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由基躡甲而

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定四年

傳曰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闔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大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九變之地利者指死地則戰以

不通九變之利之例似宜言通於九變地之利然語氣不便故倒之地字。○原本無地字蓋脫逸今從十家注原本

及鄭氏遺說補之孫氏校正據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刪之者不了孫子意者也。知用兵矣。用

謂可用兵與不可用也古文往往有可下帶反義而讀者宜十二年傳曰前茅慮無杜解云備慮有無此論語曰觀過

斯知仁矣朱熹注云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禮記樂記曰以繩德厚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

也孝經喪親章曰哭不依孔傳云無依違餘音也岬風谷風詩曰行道遲々中心有違韓詩云違依違也是其例也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者言地衝絕圍死是九變中之地也地舍之則有害無舍則為利衝絕圍不合

交則有害合交則為利絕地留之則有害無留則為利圍地不謀則有害謀則為利死地不戰則有害戰則為利此

之謂通於九變之地利已矣如此則可知地也。將不通於絕地不可用兵衝地圍地死地可用兵之理也。

九變之利者。此是謂九變中之事也故無地字九變之利

於地則以通者言於事則以不通者言者蓋互文而示義其意猶言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不通者不知

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通者能得地之利矣也。○原本無於者二字今從十家

注本雖知地形。此下委之利二字者。蓋因下文畧者也。不

能得地之利矣。其用謂之失地之利也。將不通於九變之

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者由途擊軍攻城爭地

受命是九變中之事也。不由不擊不攻下爭不受。是利其

變者也。若不通之。則雖知地形之利。然失其地之利。已矣

何者。於地形之利。則途似可由。然有所不可由。若由此。則

其地之利。難成其用。於地形之利。則軍似可擊。然有所不

可擊。若擊之。則其地之利。難成其用。於地形之利。則城似

可攻。然有所不可攻。若攻之。則其地之利。難成其用。於地

形之利。則地似可爭。然有所不可爭。若爭之。則其地之利

難成。其用。於地形之利。則君命似可受。然有所不可受。若

受之。則其地之利。難成其用。故曰。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

利矣。治兵。言整治兵衆。不知九變之術者。治九變之術者。言

也。上文之五地五事。即治九變之方法。雖知五利。五利即

也。○原本無者字。今從仙臺本補之。謂五危也。曹注曰。謂下五事也。此說謬矣。五危在敵。則我

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此說謬矣。五危在敵。則我

之利。而敵之危也。在我。則敵之利。而我之危也。故五者稱

五利。又稱五危耳。此段以在敵言。故曰五利。下段以在我

言。故曰五危。而不能得人之用矣。言不知九變之術。則不

互示其意者也。敵情有五危。而爲我五利。然不能得使人乘之之用耳。

此段是說通於九變。則有知用兵。得地利。得人用之妙

者也。蓋九變者。屬性情。知用兵。得地利。得人用者。屬人

事。能通性情。則人事亦從得。故察吾士情。激其勝氣。而

用兵。乃雖有江河之阻。而克陵之。雖有山嶽之險。而克

陷之。是無他道。唯通性情之變而已矣。不通性情之變

者。雖知地形。而不能得其利。反失之矣。雖知五利。而不

能得使人乘之之用。反爲敵所乘矣。然則用兵之法。知

九變之術。尤為要務。不可不識焉。

**是故**

此二字承上文轉。不利為利之意。

**智者之慮**

說文曰：思有所圖。曰：慮是也。有利則不失之。有

害則能除之者。

**必雜於利害**

雜者：互相參錯也。猶易繫辭：傳：雜物撰德之難也。言我當

取敵之利而不思所以害我。以慎其事。則其利必失矣。我當受敵之害而不思所以自利。我以謀其事。則其害難

除矣。故利害先須互相錯雜而思慮耳。此亦通變之術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信者：明也。昭二

十五年傳曰：信罪之有無。定八年傳曰：盟以信。禮也。呂氏春秋：禁塞覽曰：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杜：高並云：信

猶明也。是也。杜牧讀為：申、恐、非、言、已、有、利、則、以、所、害、參、錯、于、其、利、然、後、所、宜、務、之、事、可、明、知、也。

**患可辭也**

解者：釋也。儀禮大射禮曰：解網。鄭注云：解猶釋也。是也。言已有害。則以所利參錯于其害。然後

患害可得。

**是故**

以下三句亦智者之策慮。而變

**屈諸侯者**

**以害**

屈者：言降服也。猶孟子：威武不能屈之屈。諸侯者：指敵國也。言示敵國以其所為害。則彼雖欲不屈服于

我其勢不得

**役諸侯者以業**

此諸侯指鄰國。或與國也。業勞役而伐敵國。則以其所為事業動之。則

彼雖欲不為我勞役。其勢不得不勞役也。

**趨諸侯者以利**

趨者：言令自來也。此諸侯亦指敵國也。言動之。以小利。則彼雖欲不來。其勢不得不來也。

**故用兵之法**

故字承智者之意。

**無恃其不來**

說文曰：恃。賴也。言人之來否。在彼。且智者能投機。故其來

否。我不可豫期。是以不

**恃吾有以待之**

待者：備豫也。晉語第八曰：厚戒。箴國

以待之。韋注云：待。備也。是也。言在我有所備。豫為足。依賴耳。成元年傳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此之謂也。

**恃其不攻**

言不可依賴其不來攻也。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有所不可攻。即有備豫也。

此段是說唯智者而後能通變而審利害之倚伏。又能

變敵情以得利。已制人而豫備其不虞者也。雜於利而

務可信也者。如楚莊王克庸以來。知勝之不可保。戒懼

傲箴。益訓其民。遂以霸於中國。是也。宜十二年傳曰。樂武子曰。楚自克庸

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盼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夕則不置。不

可謂。如晉厲公勝鄆。陵後自伐。知多力。怠教重斂。終為

人所弒。是不知雜於利之災也。  
國語晉語第六曰。晉與荆人戰於鄆。陵。大勝之。

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獨。遂弒諸

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雜於害而患可

解也者。如楚師再敗於吳。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矣。於

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是也。  
定六年傳曰。吳大子終栗

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

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如虢公亡下陽。不知懼而撫其

民。卒為晉所滅。是不知雜於害之災也。  
僖二年傳曰。虢公敗戎于桑田。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又

五年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屈諸侯者。以害者。如孟獻子城虎牢。

以逼鄭。々人乃成。是也。  
襄二年傳曰。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遂城虎

牢。鄭人乃成。鄭人乃成。役諸侯者。以業者。如宋殤公以除公子馮之在

鄭為事。衛州吁欲伐鄭。求寵於諸侯。故以之勸。伐鄭於

宋。々人許之。與共伐鄭。吳王夫差常以立霸威為事業。

邾茅夷鴻求為己。伐魯於吳。以威之。不立動之。吳王乃

從之。是也。  
隱四年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敎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哀七年傳曰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析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常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行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遠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明年伐魯

趨諸侯者以利者如楚伐絞之役楚人無扞采樵者以誘之使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覆之於山下大敗之是也桓十二年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

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如黃人恃楚之遠而不能來竟為楚所滅是知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

之災也僖十二年傳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彼焉能害我夏楚滅

黃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者如齊侯伐萊

人賂夙沙衛齊師乃還萊遂恃其不攻為齊所滅是不

知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之法之災也襄二年傳

曰齊侯伐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又六年傳曰齊侯滅萊特謀也杜解云賂夙沙衛之謀也

故將有五危智者能乘虛投機故我有必死可殺勇性之人多欲

死鬪欲死鬪則無謀慮而進必生可虜六書正譌曰生得

故敵設詐策誘致而殺之以索貫而拘之故字从巾从力俗从男非怯怯之人必欲

生返欲生返則畏疾戰而退故敵張三軍示勢而虜之司

馬法曰上死不勝上生多疑此之謂也忿速可侮忿者剛怒也速者福急也

則必發其性而失顧慮不廉潔可辱廉正潔白之人人納

計其難故敵侮慢而致之賄賂以汚之則必憤

慍忌策故敵汚辱而攻伐之愛民可煩愛民之人人攻之則必救

曰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此之謂也

此段是說智者能通變而乘虛投機故視我之有五危

必不失其釁宜深戒慎者也淮南王有言曰夫仁勇信

廉人之美材也然而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

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

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上以

見淮南子然則美材見其形尚足為人之禽虜况如必

生忿速兵事之所尤忌為主將者豈可不戒慎哉必死

可殺者如艾陵之戰齊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

書期必死皆為吳師所殺是也哀十一年傳曰為郊戰

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

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

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必生可

徒先具舟於河。即必生之將也。其不虜者蓋幸也。

戰見

宣十二年傳。忿速可侮者。如城濮之役。晉原軫視楚將子玉。

為忿速之性。乃拘其使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使曹

衛告絕于楚。以怒之。子玉果從。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二僖

十八年傳曰。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諸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讐已

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

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

言。以尤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

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廉潔可辱者。如蒲侯氏之役。莒子知

及戰。楚師敗績。廉潔可辱者。如蒲侯氏之役。莒子知

齊將杞梁華周為廉潔之性。重賂之求。無死戰。二人憤

愠。不肯。莒子乘其虛。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是也。

二襄

十三年傳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

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

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



昭三十年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奔楚夕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  
 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  
 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  
 周之曹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虛乎使  
 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我盍始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  
 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  
 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夕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嗜而送之使其通臣從之遂奔楚吳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  
 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  
 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  
 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  
 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闔閭  
 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凡此五者

凡者總括五者之詞將之過也言此五者在將身者用兵

之災也

如是之人用兵則必有凶覆軍殺將是也覆元年傳覆

覆敗也綱目集覽曰覆者軍敗也

必以五危

戰國策卷九鮑注及漢書劉向傳頌注並云以由也孟子

盡心下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二以字皆由字之意與此同不可

不察也

此一句宜屬彼我看言在我則當察而戒之在彼則當察而乘之也

此段是說五危之所以不可不慎者也夫雖英主良將自非聖人未能免性之偏是以唯能無見其情為要耳故古人論兵曰我之伺敵情要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如是則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使敵無探我情要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

之淵。如是則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此所以能免災而得制敵也。

始古人稱其曰舟之師，謂其要工，預至高也。未下戰是

自非聖人未始也。其之謂是，是以其始無其其敵之理不

此謂是始五武之術，以不可不計也。夫戰者，死生存亡

不察也。其而一，向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

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

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

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

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其是也。

孫子詳解八終

孫子詳解八終

